

One Hot Summer

Dickens, Darwin, Disraeli,
and the Great Stink of 1858

历史就该这么写，
但这么写的人太少了。

——朱迪思·弗兰德斯（Judith Flanders）

大恶臭

[英]罗斯玛丽·阿什顿（Rosemary Ashton）著
乔修峰 译

1858

伦敦酷夏

●《历史杂志》年度好书 ●《卫报》“每周一书”
●《星期日泰晤士报》 ●BBC2电视台“每日政治秀” ●《纽约时报》“好书问答” 推荐

巨大的伦敦如何度过这一“黑暗时代”？

文学大师狄更斯 科学巨擘达尔文 政界翘楚迪斯累里

在这个躁动不安的多事之“夏”，他们是扭转命运还是被命运扭转？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One Hot Summer

Dickens, Darwin, Disraeli,
and the Great Stink of 1858

大恶臭 1858伦敦酷夏

[英]罗斯玛丽·阿什顿 (Rosemary Ashton) 著
乔修峰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恶臭：1858 伦敦酷夏 / (英) 罗斯玛丽 · 阿什顿著；乔修峰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3

书名原文：One Hot Summer: Dickens, Darwin, Disraeli, and the Great Stink of 1858

ISBN 978-7-5207-0791-6

I . ①大… II . ①罗… ②乔… III . ①英国—近代史

—通俗读物 IV . ① K561.4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28731 号

Copyright © 2017, Rosemary Asht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M. Heath & Co.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版权合同登记号：01-2018-8772

大恶臭：1858 伦敦酷夏

(DA ECHOU:1858 LUNDUN KUXIA)

作 者：[英] 罗斯玛丽 · 阿什顿

译 者：乔修峰

责任编辑：黄珊珊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 编：100007

印 刷：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 毫米 × 950 毫米 1/16

印 张：23.75

字 数：307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207-0791-6

定 价：68.00 元

发行电话：(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 84086980-823

作者简介

罗斯玛丽·阿什顿 (Rosemary Ashton)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裘恩英语语言文学荣退教授 (Emeritus Quain Professor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英国学术院院士，皇家文学学会会员，出版著作11部。自20世纪80年代起，撰写了多部19世纪英国作家传记和思想史著作。主要作品包括《德国思想》(1980)、《小德意志》(1986)、《乔治·亨利·刘易斯传》(1991)、《柯尔律治评传》(1996)、《乔治·艾略特传》(1996)、《卡莱尔夫妇的婚姻》(2002)、《斯特兰德大街142号》(2006)、《维多利亚时代的布鲁姆斯伯里》(2012)等。

译者简介

乔修峰

山东济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2010-2011年在剑桥大学英文系访学，2013年在爱丁堡大学文学院短期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19世纪英国文学与思想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在《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等刊物发表论文、译文数十篇，出版专著《巴别塔下：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的词语焦虑与道德重构》，并有《世界上的语言》《记忆的隐喻》《中世纪欧洲史》等多部译著。

除了野蛮国家，
整个世界都被书统治着。



司母戊工作室

名家 & 媒体推荐

写历史，往往会聚焦在大人物、大事件上面。《大恶臭：1858 伦敦酷夏》则展示了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写法，挖掘那些重大事件、伟大人物之外的事情，在貌似互不相干的话题和思想之间找出关联。这本书既像小说一样好读，又像惊悚片一样刺激。历史就该这么写，但这么写的人太少了。

——朱迪思·弗兰德斯 (Judith Flanders)，《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The Victorian City*) 作者

大众媒体培养了名人崇拜，并与那年夏天泰晤士河的污染状况发生了碰撞。阿什顿精彩地描述了这次碰撞。无论那个炎热的夏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本书都是“必读之书”。

——莉莎·皮卡德 (Liza Picard)，《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Victorian London*) 作者

阿什顿把我们带回到了 1858 年那个漫长而又炎热的夏天，描绘了酷暑中的社会、个人和政治风波，讲述了不同人物之间相互交织的命运。

——李·杰克逊 (Lee Jackson)，《肮脏的老伦敦》(*Dirty Old London*) 作者

这本书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时代，描绘了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的人物，把公共事件和个人经历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饱含情感，令人叹服。

——戴西·海 (Daisy Hay)《迪斯累里夫妇》(*Mr and Mrs Disraeli*) 作者

精彩的研究……该书认为，对维多利亚时代三大杰出人物狄更斯、迪斯累里和达尔文来说，1858年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年份。

——《泰晤士报》(The Times)

阿什顿的新书讲述了1858年伦敦的夏天，气温达到了历史新高，排污系统却出了问题……相比那些全景式的宏大叙事，这本书更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当时的伦敦人到底是怎样生活和呼吸的。

——《星期日邮报》(Mail on Sunday)

在那个臭气熏天的夏天，英国经历了一系列变革。阿什顿为我们拍下了一张纤毫毕现的全景快照。

——《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

阿什顿竟然把大恶臭写得如此生动……那年夏天伦敦恶臭扑鼻，但仍有很多事情吸引了伦敦人的目光——马赛、画展、谋杀案、离婚案……阿什顿借助细腻的微观视角，发现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机缘巧合，让我们知道还有很多人很值得我们深入了解……总之，这本书一点都不乏味。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内容丰富多彩，叙述引人入胜。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

这本书写维多利亚人，却更像维多利亚人自己写的。翻开书页，就像推开门，走进了维多利亚人的世界。

——《卫报》(The Guardian)

这本书真正出彩的地方，就在于描绘了一个在现代与黑暗时代之间颤抖的伦敦……这是一幅英国黄金时代的全景画，美不胜收。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这本书精彩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的一个多事之夏。

——《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引人入胜。

——《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

Contents

目
录

推荐序/1

序曲/13

第一章

Chapter 01

历史中的1858年 / 21

重要关头 / 21

迪斯累里崛起 / 31

医疗与婚姻 / 38

文学与艺术 / 46

第二章

Chapter 02

1858年5月 / 57

苦恼的狄更斯 / 57

德比赛马日 / 69

婚姻问题 / 80

第三章

Chapter 03

1858年6月（上） / 93

达尔文的研究 / 93

狄更斯婚姻破裂 / 103

仲夏的疯狂 / 109

俱乐部的冲突 / 116

第四章

Chapter 04

1858年6月（下） / 127

银色的泰晤士河 / 127

维多利亚女王、

“快艇”与“大东方号” / 135

圈环裙癖 / 140

婚姻问题 / 145

达尔文的困境 / 153

第五章
Chapter 05

1858年7月 / 161

达尔文的悲伤 / 161
“疯癫的”妻子与复仇的丈夫 / 168
迪斯累里驯服泰晤士河 / 180
罗斯柴尔德进议会下院 / 189

第六章
Chapter 06

1858年7月至8月 / 195

加里克俱乐部的争吵 / 195
狄更斯在旅途 / 204
斯揣沃先生的事迹 / 217
迪斯累里的银鱼宴 / 223

第七章
Chapter 07

酷暑的影响 / 223

加里克俱乐部事件余波 / 223
狄更斯的成就与尴尬 / 243
鲁滨逊案的结局 / 250
达尔文的成功 / 252

尾声 / 269

童话剧中的1858年 / 269
酷暑的影响 / 277

原文注释 / 281

主要参考文献 / 319

译名对照 / 329

译后记 / 353



推荐序

英国的世界“第一”

——从1858年泰晤士河治污谈起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狄更斯的杰作《小杜丽》是在 1855 年至 1857 年间分期发表的，小说的起首，叙述者描写了烈日烤晒下的法国港口城市马赛陆地上的景色，接着读者的视线被引到海面上：“海港内污浊的水面和海港外美丽的大海，因为没有丝毫的风而微波不兴。黑与蓝两种颜色之间，清晰地标示出纯净的大海绝不逾越的界线；大海和港内令人厌恶的浊水一样，静静躺着，两者永不混合。”海港严重污染，才会出现这一泾渭分明的奇观。读者会问，伦敦泰晤士河的出海口是不是会有同样的景象？《小杜丽》连载完毕立即出版，第二年六月，伦敦几乎也像马赛一样炎热，最高温度达到甚至超过九十华氏度（三十二摄氏度），这在当地几乎是破纪录了。泰晤士河承载着无数包括人类排泄物在内的下水道污水，发出难闻的气味，在当年刚竣工的威斯敏斯特宫议事的议员也深受其害。罗斯玛丽·阿什顿这本著作以 1858 年夏天伦敦的大恶臭为背景，结合当年通过的《泰晤士河净化法案》《医疗法》和《离婚法》等多种法案的产生过程，讲述了达尔文、狄更斯和时任财政大臣的迪斯累里那一年丰富而曲折的经历。这是一本带有传记特

色的社会史，很多史料是首次披露，极有可读性。

伊丽莎白时期的著名诗人斯宾塞（1552—1599）写过一首《婚前曲》，全诗共十节，每一节的结句都是“可爱的泰晤士，轻轻地流，等我唱完了歌”。诗中两只洁白的天鹅顺流而下，岸边鲜花盛开，景色美丽，草地上还有一群仙女。托·斯·艾略特在《荒原》两次引了这句诗，还说“仙女们已经走了”（赵萝蕤译文），意在与二十世纪初期不甚雅观的泰晤士河岸形成对比。其实十六世纪的泰晤士河也目击了很多不幸，自杀者往往喜欢在这条河里终结生命。不过那时的伦敦基本上还局限在当今的威斯敏斯特市和伦敦老城一带，人口少，城市污水直接排放到河中，河水不很清澈（《婚前曲》也说到“water not so fayer”），¹不过还不致酿成一次惊动英国王室和政府的严重事件。

两百多年后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1852年11月，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皮尔斯赢得大选，第二年初春宣誓就任美国第十四任总统（1853—1857）后立即派他的大学同学、小说家霍桑出任美国驻英国利物浦的领事。霍桑1857年离任，几年后写了《我们的老家》（1863，中译本名为《霍桑英国漫记》），题献给已经下野的皮尔斯。请看霍桑笔下伦敦的母亲河：“横穿一座大城市的河流，往往会为展示这座城市宏伟庄严的建筑提供特殊优势，然而泰晤士河畔，所谓的‘桥下游’的景观，绝没有给人留下应有的深刻印象。事实上，它似乎剖开了伦敦的心脏，仅仅暴露了它已经腐烂破败到何种程度。林立于两岸的是你能想象到的最破旧、最黑暗、最丑陋的建筑。衰败的仓房，窗户已被堵死，码头也一片萧条。因此，若是对世上的大都市没多大了解，我定会以为这城市已经历了商业和金融预言家所预测的本世纪大萧条。泰晤士河水流浑浊，反射不出任何影像，只怀抱着

1 彼得·阿克罗伊德为《伦敦传》（翁海贞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中关于泰晤士河的一章取名“黑暗的泰晤士河”。

无数肮脏的秘密，仿佛一个愧疚的良心，因源源不断注入的罪恶的溪流而肮脏不堪。因而，泰晤士河也不过是流经这座城市的一条阴暗河流罢了。”¹ 如果气温超过了三十摄氏度，泰晤士河又会给伦敦带来什么？这是霍桑没想到的——幸好他已离开了英国。但是他预感不祥。他说的“源源不断注入的罪恶的溪流”就是指直接排入泰晤士河的污水。

恩格斯第一次坐船到英国，大约是在 1842 年初冬，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记载却很不一样：“从海面向伦敦桥溯流而上时看到的泰晤士河的景色，是再动人不过的了。在两边，特别是在乌里治以上的这许多房屋、造船厂，沿着两岸停泊的无数船只，这些船只愈来愈密集，最后只在河当中留下一条狭窄的空间，成百的轮船就在这条狭窄的空间不断地来来去去，——这一切是这样雄伟，这样壮丽，以至于使人沉醉在里面，使人还在踏上英国的土地以前就不能不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² 恩格斯在这本书的 1892 年版加了一条注：“这是差不多五十年前，在美丽如画的帆船时代写的。现在，这样的船如果还出现在伦敦的话，那就只是停在船坞里面了，而布满了泰晤士河的是熏得漆黑的丑陋的轮船。”恩格斯初次遭遇的伦敦，颇有点四十年前（1802 年）年轻的华兹华斯站在西敏寺桥上看到的气象：万物“沐浴在无云的清气中，灿烂辉煌”³。正因为河上是“美丽如画的帆船”，空气中才“无烟”。那一年世上第一条蒸汽机船在苏格兰的一条运河试航，帆船退出历史舞台，还要几十年。四十年代初，英国海战主要还依赖三桅帆船。

十九世纪中叶，泰晤士河上的船更新换代，烧煤的蒸汽船淘汰了帆船，繁忙的泰晤士河道上也是浓烟滚滚。霍桑也曾坐新式轮船观赏

1 《霍桑英国漫记》，于承琳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 年，第 202 页至 203 页。

2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58 页。

3 《十四行诗：在西敏寺桥上》，屠岸译文。

伦敦景色，他写道：“无数的煤烟颗粒从烟囱中排出，漂浮在空中；逢上仲夏，烈日炎炎，露天甲板上浓浓的暑气袭来……”¹那时的泰晤士河下已经建成一条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的河底隧道，霍桑也去见识过一番。圆形入口处由玻璃覆盖，走下几段楼梯，只见一条拱廊“通往无尽的黑夜”，好在隧道每隔一段都用煤气灯照明，还有一些小商小贩在售卖一些小玩意儿。霍桑幽默地写道：“英国人在他们伟大河流的河床下开挖隧道，使两三千吨重的航船在他们头顶驶过，这一切仅为了给几个老妇人提供新场所来卖蛋糕和生姜啤酒！”²这里的两个细节是不能忽略的：煤气灯和隧道都是里程碑式的新事物。

1858年的泰晤士河大恶臭对伦敦乃至工业革命敲起警钟，环保意识正是通过类似的丑闻逐渐产生、加强。事发后，英国议会以最快的速度组建调查委员会，审批治污方案，于8月20日通过《泰晤士河净化法案》。伦敦市政工程委员会总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的设计方案胜出，他沿泰晤士河在地下拦截污水，又建造了专门通道把污水引到泰晤士河的入海口。这项工程的一切费用来自专项税金。这时的英国已经有一支非常庞大、高效的工程师队伍。

工程师为现代生活提供无数便利，但是我国的读书界对他们的具体贡献所知太少。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第二场“绿色而愉悦的土地”给我极深印象，场上主角是穿着简陋的产业工人和一批头戴高顶礼帽、身穿黑色礼服的工程师，工程师中为首的是由莎剧演员肯尼斯·布拉纳扮演的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1806—1859），他的台词来自莎剧《暴风雨》：“不要怕，这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这位布鲁内尔是史上最伟大的工程师之一，他设计建造了英国的大西铁路和一系列载入桥梁建筑史的大桥（期间发明空气压缩技术），第

1 《霍桑英国漫记》，第201页。

2 《霍桑英国漫记》，第204页。

一艘横渡大西洋的木制明轮船“大西方”(1837)和1858年铺设横跨大西洋电缆的双层铁壳轮船“大东方”也都是他的杰作。前面提及的泰晤士河隧道是由他父亲马克·伊桑巴德·布鲁内尔(1769—1849)设计的,当今建筑工程中必不可少的隧道盾构也是由老布鲁内尔首创。布鲁内尔父子发明创造之多,实在是世所罕见。成功的发明家背后还有很多不那么成功的探究者,后者一次次的摸索铺就了成功之路。《小杜丽》里就有一位叫丹尼尔·多西工程师,他不计代价地在工作室忙碌,即使自己的发明未被政府部门接受,仍旧坦然自若。

我也想乘机机会提一提另一对有名的父子,约瑟夫·杰克逊·利斯特(1786—1869)和约瑟夫·利斯特(1827—1912)。老利斯特是业余物理学家,发明了显微镜里的组合透镜方法并确定哺乳动物血液中红血球的形状,其子为“外科消毒法之父”。¹十九世纪的英国继承了十八世纪发明创造的传统,奠定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础。发现蒸汽的瓦特固然重要,而蒸汽机车的制造与不断完善却是一个工程师共同体数十年齐心协作的结果。这些成就来自一种发明创造的文化,来自对自然奥秘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和忘我的献身精神,来自一个发育健全、各个成员能够默契配合的科学共同体。与此相应的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指导作用以及当时一套鼓励科技和探险的机制。英国的林奈学会在1858年已拥有好几百位各有专长的成员,他们不论是组织会议还是编辑出版期刊都做得井井有条,相互之间诚挚交往,无所保留。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思想已经酝酿多年,他与华莱士的愉快合作促使他在1858年下决心把自己的发现写出来公开发表。两人的交往处处显示出“君子坦荡荡”的绅士风度。

1 医学卫生上的进步也惠及中国人。上海的仁济医院由英国外科医生雒魏林(音译当为洛克哈特,1811—1896)于1844年创办,一切资金都来自捐款。该院纯属慈善性质,专收中国病人(故而当初英文名Chinese Hospital),推广牛痘接种,普及公共卫生知识。病人包括吸食鸦片成瘾者。仁济一度因接受英国人雷士德的捐赠更名雷士德医院。

大恶臭...1858伦敦酷暑

华莱士也曾独立注意到进化现象。1848年，才二十三岁的华莱士和昆虫学家亨利·贝茨就到亚马孙河探险并收集昆虫、蝴蝶，为时四年，第二年他弟弟赫伯特也前往巴西，不幸死于黄热病，1854年，他又在皇家地理学会资助下赴马来群岛收集标本，一待就是八年，“他乘坐当地人的小船，在各岛奔波了一万四千英里，经常晕船，也遇到过食物严重不足的情况，还得过热病，一个人待在简陋的茅舍里，靠着跟新加坡等地的医生要来的奎宁，发汗熬过去。在马来群岛期间，他收集了十万多种动植物，还发现了马来群岛有一条无形的海洋分界线，该线两侧的动物物种差别很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两条腿被虫子咬得体无完肤，疼痛发炎，已经在屋里憋了一个月，但足不出户又招上了热病，还在康复中。浪费这么多时间，严重影响了我采集昆虫的任务。”（见本书第99页）没有强健的体魄和勇敢的精神，无法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作。华莱士还与英国同好者交流信息，与他们形成了一个科学研究共同体。皇家学会、皇家地理学会等组织也起到了提倡合作的枢纽作用。如果都是“惟吾德馨”之类的人物，相争相斗就是必然命运了。十九世纪初，到各地搜集植物标本在英国已经蔚然成风，大英博物馆设有自然历史部，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1773—1858）多年担任植物标本库的负责人。1858年，英国植物学家已在殖民地锡兰（今斯里兰卡）开设植物园。没有这种全球性的科学考察，达尔文、华莱士共创的进化论是不可能问世的。正是这种植物学上的兴趣促使英国人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在1899年至1911年间四次到中国西部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1913年出版《一位博物学家在华西》。据我所知，这本极有价值的著作至今仅有部分译成中文，改名《威尔逊在阿坝》。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留学的时候去一位英国朋友家，花园里的杜鹃花正盛开着，主人告诉我杜鹃花的故乡在中国，我十分惊讶。这件小事也说明我们一般的所谓“读书人”在博物学领域知识非常欠缺，现在依然如此。中国传统士大夫以科举得官为人生目

的，重书本知识，达尔文和华莱士漫游式的考察和冒险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小杜丽》中多西这种彻底无我的人，他们也无法理解。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还须在“五四精神”的激励下摆脱功利主义和实惠哲学的羁绊，做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事情来。

迪斯累里（也译成狄思累利）与达尔文和狄更斯不同，多年积极从政。他在1858年出任内阁中除首相之外最重要的财政大臣，早年是保守党“青年英格兰”运动的领袖，¹后来两度出任首相。这位雄辩的政治家还是流行一时的小说家，曾独出心裁地用“两个民族”来概括英国的阶级对立。可惜我们的读书界对这位十九世纪世界史上的关键人物是忽视的，好在管南异的《进退之间：本杰明·狄思累利的“青年英格兰”三部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已经从文学研究方面填补了空白。多次出现在本书的布尔沃·利顿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有影响的政治家、作家，今天大学英文系的一般教师也不一定听说过他的名字。英国政治家不得不接受舆论监督，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但总体而言，报刊（本书作者引用的报刊杂志多达五十余种）督促政府解决难题，堪称社会改革的积极推进者。

大恶臭事发后，伦敦报刊以极为犀利的语言施加压力。7月1日的《泰晤士报》敦促政府加快步伐：“负责这个问题的委员会一个接一个，一拨接一拨，采集的信息足够建造一百种下水道了……可他们还是什么都没做，不过就是往河里抛几船石灰，……要不就是在几个排污口摆摆样子。这么干，到明年这时候，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们要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一天都不要再浪费。”（见本书第180—181页）议会设立的调查污染问题的泰晤士河委员会也受到7月17日《笨拙周报》的嘲讽，诸位成员被取笑为化学坍塌先生、廉价燃气公司计量

1 《共产党宣言》里批判“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文字主要是针对“青年英国”（即“青年英格兰”）的。